

Liang Zongxi

梁宗岱译集

浮士德

[德] 歌德 著 梁宗岱 译 刘志侠 校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Liang Zong Tai

梁宗岱译集

浮士德

[德] 歌德 著 梁宗岱 译 刘志侠 校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士德/(德)歌德著;梁宗岱译;刘志侠校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675-4501-4

I. ①浮… II. ①歌… ②梁… ③刘… III. ①诗剧—

剧本—德国—近代 IV. ①I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7695 号

浮士德

著 者 〔德〕歌德
译 者 梁宗岱
校 注 刘志侠
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
审读编辑 章 悬
特约编辑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e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32 开
印 张 11.125
插 页 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501-4/I.1481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编辑说明

浮士德 (Faust) 是欧洲中世纪民间传说人物，相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林林总总，文学方面以德国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诗剧《浮士德》(Faust) 最著名。

梁宗岱在一九三〇年代便开始翻译这部作品。最先发表的译作是《守望者之歌》与《神秘的和歌》，收入译诗集《一切的峰顶》(上海时代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他先后在文艺杂志《新诗》、《时与潮文艺》、《宇宙风》和《文学杂志》发表了部分译文。

全剧的翻译在一九五七年前后完成，但未能出版。延至“文革”，手稿被焚。一九七〇年末重译，因其健康急剧变坏而半途中断。一九八六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他的《浮士德》(第一部)。

梁宗岱在一九二四年秋前往欧洲游学，先到瑞士，除了深造法语外，还接触了德文。一九二五年到法国，“他住在巴黎近乡一个工人家里，天天读着歌德的《浮士德》，他说他是用法文的译本对照了德文原文读的；德文原文里有几

行他可以很响亮地读出来”(邵洵美《儒林新史》，一九三七年)。一九三〇年夏，他进入柏林大学专攻德国语言和文学，十一月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要是我耽搁致谢，那是因为我全身投入学习德国语言，希望两三个月内有足够的知识来应付，尤其不会被阻挡在这个文学收藏的财富之外。我瞥见了那么多好东西，我想一把占为己有！……”次年春，他转学海德堡大学，至一九三一年夏离开。

由此可见，梁宗岱翻译《浮士德》其来有因：他喜爱德国文学，喜爱歌德，喜爱《浮士德》。因此，他的译作不是搬字过纸，而是像他所有诗译那样，“觉得这音响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最隐秘的心声。于是由极端的感动与悦服，往往便油然兴起那藉助和自己更亲切的文字，把它连形体上也化为已有的意念了”(《一切的峰顶》序)。

本书第一部分收录一九八六年版《浮士德》第一部，且作了重新校订，第二部分为《浮士德》第二部的断片，数量不多，因是译者生前定稿，故弥足珍贵。

梁宗岱在一九三〇年代下半叶开始着手翻译《浮士德》，这是他的翻译高峰期。本集超过三分之一篇幅来自一九四八年前发表的译文，这些译文大部分位于前面章节，但也散见其他地方。

至于来自手稿的晚年重译部分，由于未来得及作最后润

色，读者自可分辨出来。梁宗岱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改革开放之后奋起工作，却在重译《浮士德》时突然病发，素志未酬。这些略有参差的文字不仅没有损害这部译作的价值，反而增加了一层时代悲剧的苦涩味。

目 次

献词	1
剧场序幕	4
天上序曲	16

悲剧第一部

夜	29
城门外	56
书斋	79
书斋	100
莱比锡市的奥尔巴哈地下酒窖	133
魔女之厨	158
街	178
薄暮	184
散步	192
邻妇之家	197
街	211
花园	215
园亭	227

幽林和岩洞	230
小格丽的闺房	240
玛尔特的花园	243
泉边	254
城墙	258
夜	261
教堂	273
瓦普几司之夜	277
瓦普几司之夜之梦	305
晦冥之夜	318
夜，旷野	322
监牢	323

悲剧第二部（片断）

明丽的风景	341
守望者之歌	349
神秘的和歌	350

献 词

这首抒情的序曲作于一七九七年六月，距《浮士德》初稿约廿五年、“浮士德断片”约八年。这时候，诗人丰熟的头脑（他正四十八岁）又开始经营他久别的杰作。他逃避现在而隐遁于过去的世界；这首凄惋的诗就是献给他那些或散或亡的年青的知交的。

（译者原注）

你们又来临了么，飘忽的幻影^①！

早年曾显现于我蒙眬的眼前。

今番，我可要努力把你们凝定？

难道我还不忘情于那些梦幻？

你们蜂拥前来！好！随你们高兴。

尽管在烟雾间从我四周涌现。

给那簇拥你们的灵氛所鼓荡，

我的胸怀又闪着青春的怅望。

你们带来欢乐的年光的影子，

① 飘忽的幻影 指那些闪动于诗人想象的眼前的剧中人物模糊的形体，有待于歌德之凝定并赐予永生的。——译者原注（本书注解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者原注。）

多少亲挚的音容偕你们现呈，
像出湮漫了一半的古旧传奇，
最初的爱和友谊纷纷地莅临：
痛苦又更新了，它的呜咽重提
我那飘泊的生涯羊肠的旅程，
并细数那些良朋，他们在韶年
被命运摧折，已先我永别人间。

我为他们唱出我最初的感叹，
他们却听不见我后来的歌吟；
知心的话儿既早已风流云散，
那最初的应和，唉！也永远消沉。
我的歌声把陌生的听众摇撼；
他们的赞扬徒使我心急如焚，
而少数知音，如果他们还活着，
也已四散飘零于天涯和海角。

可是一缕久生疏的袅袅乡思，
又曳我向那静谧庄严的灵都；
我凄惋的歌儿，像伊婀^①的琴丝，

① 伊婀 竖琴之一种，风过即鸣，以凄惋幽咽著称。

带着迷离的音调娓娓地低诉。
一阵颤栗抓住我，眼泪接眼泪：
硬心肠化作一团温软的模糊。
我眼前有的，霎时消逝得远远：
那消逝了的，重新矗现在眼前。

剧场序幕

歌德时，印度诗人迦利达沙的名著《莎恭达拉》
适译成德文，极为歌德赞赏。该剧有一序幕，为导演
和一女演员对话，本序幕大概就得自这暗示。歌德在
这里想象导演、诗人和小丑互相讨论戏剧艺术的目标，
列举三种不同的观点：唯利是视的导演，但要求
满座；理想的诗人，只知天才和灵感；小丑则只给观
众打趣，设法博得观众的彩声。究竟哪一个正确呢？
歌德似乎并无所轩轻，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序幕看作歌
德同他自己的对话。他自己就是天才的诗人、精明的
导演和敏捷的小丑，三者对于《浮士德》都各有贡献。
歌德特意在这里预先提醒我们全剧之混杂性及缺乏统
一性。

（译者原注）

（导演·诗人·小丑）

导演

你们俩，你们曾经多少次，
在艰苦的时候替我帮忙，

说吧，对于我们经管的事，
你们在德国抱什么希望？
我很愿意要向观众取悦，
因为他们生活又帮助人生活。
柱头和板障都已经架好，
个个在切盼着一场盛宴。
他们已经入座，眼睛抬高，
安心等候着去表示惊羨，
我也晓得迎合群众心理：
可是从未感到这样心烦。
当然，他们并不尝惯至味，
可是他们真可怕地博览。
要怎样才使一切都新奇，
活泼，有趣，同时又有意义？
因为我真高兴看那些人，
波浪般拥向我们的栅栏，
一点也不顾艰难和苦辛，
企图拥进那狭隘的恩关：
看他们在四点钟前，在白天，
便争着冲向票房去买票，
恰像荒年在面包店门前，
不惜打破头去得片面包，

谁能对群众施行这神奇？

只有诗人，朋友，请今天开始！

诗人

啊，请别提那斑驳陆离的群众，

一瞥见他们灵感便高飞远走。

为我遮住那扰攘汹涌的人丛，

那要把我们硬卷进它的狂流，

不，请领我到一隅清静的天空。

那儿纯悦乐独自为诗人繁茂：

那儿带着虔诚的手，友情和爱，

把那心灵的祝福创造和灌溉。

唉！那时候我们的心头所溅涌。

那为我们羞怯的嘴唇所啜嚅，

有时会流产有时或许也成功，

完全给那瞬息的洪涛所吞噬。

完美的形体才会偶然间显露。

炫耀耳目的，至多烜赫得一瞬；

至真和至纯，却将与后代永存。

小丑

我可不要听什么后代不后代。

要是我也学人家谈起后代来，
谁将给这现世界把浑打？
因为它要有而且也应该。
一个乖巧的小孩的丰采，
我以为，也并非没有声价。
谁晓得怎样使满座捧腹，
决不会抱怨观众难应付；
他盼望一个广大的听众，
让他好从容显他的神通。
所以，请宽怀并大显身手。
让幻想和它全队乐手合奏：
理性，智慧，热血，和柔肠，
但，千万记住，别漏了疯狂。

导演

可是要特别弄得热闹！
人家既来看，就要看个饱。
展开许多热烘烘的场面，
让他们看得口呆目瞪，
你们马上就手操胜券，
成为他们最受欢迎的人。
只有数量才能把大众吸引：

每个人，究其竟，都找到自己所需，
谁带来许多，就每个人都有份：
每个人自然都心满意足回去。
你要演一出，就得把它化成无数出！
这样的好菜，才该使你们兴奋：
既容易分配，又容易调制。
何必一定要给观众一个整体？
须知道他们很快就把它瓜分。

诗人

你们并不觉得这是多鄙的策略！
这和真正艺术家的性格多相反！
那些走江湖的好手段，我明白，
已经变成为你们的规范。

导演

这责备并不能打动我的心！
谁想要马到成功，
就该抓住那最快的利器。
看看多脆的木头等着你们劈，
你们写给谁，也得考虑考虑；
这个被烦恼赶来，

那个因为吃得太饱。
而且还有坏上加坏，
大多数都是来看报。
人家恍恍惚惚地跑来，
就等于去赴化装跳舞会：
只有好奇心使他们步履如飞。
贵妇们打扮得花枝招展，
特地来给人免费赏玩。
你们在那高高峰顶做什么梦，诗人？
为什么一看见满座便那么高兴？
试走近去认识你们的施主：
一半是冷淡，另一半粗俗。
一个希望看完戏把扑克打，
另一个通夜在妓女怀里发疯。
难道为这样的观众，可怜的傻瓜，
也值得把圣洁的女神惊动？
听我说，给他们多些，永远更多些看；
这样你们决不会把目标错过。
问题只要把他们弄得晕醺醺：
满足他们么？那可真困难——
你可怎么了？是痛楚还是狂欢？